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八期

目錄

- 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凌純聲
- 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張光直
- 麼些象形文字延壽經譯註……………李霖燦等
- 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劉斌雄
- 蘭嶼雅美族的財富誇示禮物交換與禮食分配……………鮑克蘭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秋季

臺灣・南港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八期

目錄

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	凌純聲·····	1
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	張光直·····	47
麼些象形文字延壽經譯註·····	李霖燦等·····	81
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	劉斌雄·····	143
蘭嶼雅美族的財富誇示禮物交換 與禮食分配·····	鮑克蘭·····	209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秋季

臺灣 · 南港

本刊年出兩期，於春、秋二季出版。訂閱本刊，全年國內新臺幣六十元，國外美金四元。零售每本新臺幣三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Spring, Autumn)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oreign subscription: \$ 4.00 per year. All subscriptions and editorial materials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Formosa), China.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輯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秋季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

凌純聲(主編)

衛惠林 黃文山

何聯奎

助理編輯

文崇一 任先民

EDITORIAL BOARD

Editors:

Prof. Dr. SHUN-SHENG LING (Chief editor)

Prof. HWEI-LIN WEI Prof. WEN-SHAN HWANG

Prof. LIEN-KWEI HO

Assistant Editors:

CH'UNG-I WEN

SHIEN-MIN JE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umber 8

Autumn 1959

CONTENTS

Ancestral Tablet and Genital Symbolism in Ancient China.....	SHUN-SHENG LING....	39
The Chinese Creation Myths: A Study in Method	KWANG-CHIH CHANG....	77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Festival of Prolonging One's Life", A Mo-So Sacred Book	LIN-TSAN LI....	139
Burial Rites on Batel Tobago Island.....	PIN-HSIUNG LIU....	173
Display of Wealth, Gift Exchange and Food Distribution on Batel Tabago.....	INEZ DE BEAUCLAIR....	185

An English summary is given at the end of each article in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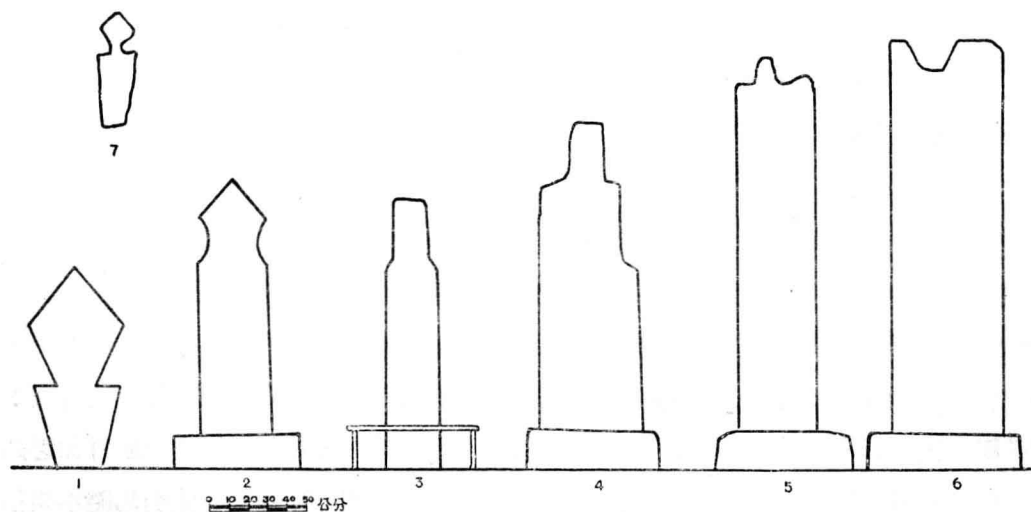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CHINA

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

凌 純 聲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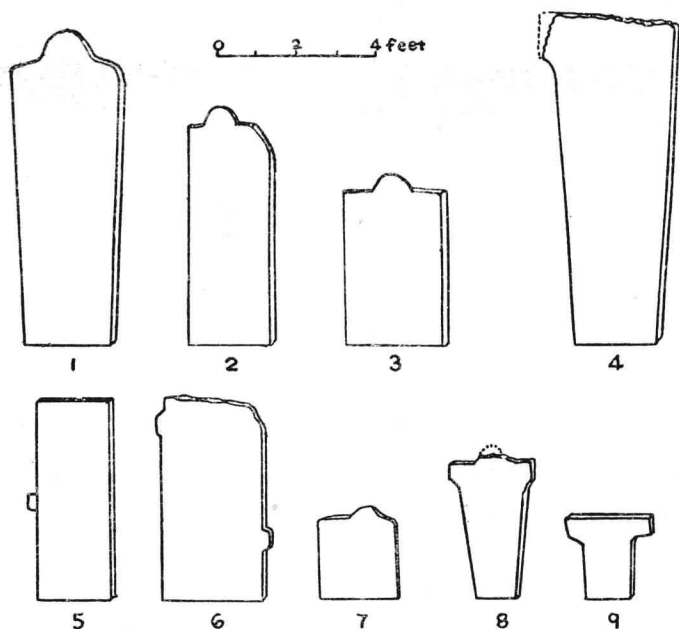
本文是作者在本刊第七期發表的中國祖廟之起源一文的續篇。我們在前文廟義一節裏曾引許氏說文云：“祖，始廟也，從示且聲”。又劉熙釋名說：“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照上引漢儒的解釋，始廟所祀的爲‘且’，前文已研究過，中國古代祖與社是同源的，所以有“古者神鬼所在謂之廟”的說法，而且這中國語的‘廟’字，和玻利尼西安語的廟，土語叫做 *me'ae* 相同，後者亦是包括二者。最原始的祖或社即在郊野，除地爲壇或封土爲壇，又在壇壇之上，立‘且’以爲神祇或祖神。而祖形的‘且’爲性器的象徵，進而將‘且’斷成人形，再進則刻人之形貌，所謂廟，貌也。這一理論，



插圖壹 臺灣排灣族社壇上的各式石表（採自千千岩氏）

Fig. 1. Types of stone upright on marae-like platform among Paiwan tribe, Formosa

在今臺灣排灣族，幸尙保存‘且’之實物，如插圖壹與圖版壹所示，可爲證明。又太平洋羣島中，亦可找到同樣的物證（插圖貳和圖版貳）。



插圖貳 太平洋社會羣島社廟之石表

Fig. 2. Lime-stone marae uprights in Society Islands (after Emory 1934:8)

但後來中國之祖與社分開，祖稱祖廟或宗廟，在廟中之‘且’則稱主，如禮記曲禮曰：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又許慎五經異義曰：

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

照許氏所說，主是神象，如以廟義來說，主或刻有先祖形貌，然漢儒所傳主制，多言刻謚而不刻像，乃引起近世中西學者對於神主刻不刻像的爭訟，如 Chavannes 氏以中國喪俗有點主之禮，認為神主初刻人像⁽¹⁾。又 Erkes 氏引楚辭天問中有武王載尸，而在史記周本紀則云載文王木主，後者是由前者而來，木主是人神⁽²⁾。陳槃氏有云：“戰國以後，此種刻作木偶之風俗，是否仍保有殷以前之傳統，則固猶在未可知之列也”⁽³⁾。Karlgren 氏以為祖為祖先，主為神主，然有時祖亦作主解，他引周禮小宗伯云：

(1) Chavannes, 1910, p. 476.

(2) Erkes, 1928, p. 9.

(3) 陳槃, 1952, p. 370.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奉主車。鄭注：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遷主曰祖。

高氏據鄭玄所注，奉主 (the portable ancestral tablets) 曰祖 (tsu)，來解釋尚書甘誓的“用命賞于祖”之祖爲神主⁽¹⁾，孔安國早已說過，“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高氏之意，主卽爲祖，主的形制亦應是性器的象徵。但不幸中國古文字中無‘主’字，文字學者多數以爲卜辭金文中的‘示’卽爲‘主’字，所以探討‘主’之起源，應先研究‘示’字。

二、說 示

許氏說文曰：

示，天垂象，示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象，以察時變，亦狎神事也。

卜辭中的示字，有𠄎，𠄎，𠄎，𠄎，𠄎，諸形，金文僅用作偏旁，未見單獨之字。郭沫若在釋祖妣文中云⁽²⁾：

卜辭示字多作𠄎形，上不必從二，下不必垂三。其垂更有多至四五者，如祝或作𠄎（前四卷十八葉七片），……由此字形而言，𠄎實上之倒懸其旁垂廼毛形也。金文示字其中垂更有作肥筆者，如迺伯散之宗字作𠄎……殷彝有戈祝盃，曰‘戈𠄎作父丁彝’。……知此則可知卜辭於天神地祇人鬼何以皆稱示，蓋示之初意本卽生殖神之偶像也。故宗卽祀此神象之地，祀象人跪於此神象之前，祝象跪而有所禱告，祭則持肉以獻於神。

郭氏以卜辭金文中的‘示’爲神象，否定許氏之說，而以‘𠄎’爲‘上’之倒懸，卽生殖神之偶像，說似牽強。又孫海波甲骨文篇⁽³⁾亦云：

古文‘示’象神主之形，說文云從二三垂日月星也非。

陳夢家氏說：

卜辭金文皆無主字，竊疑示主一字，卜辭殷之先公有示壬示癸，而史記作主壬

(1) Karlgren, 1930, p. 7.

(2) 郭沫若, 1919, pp. 11-12.

(3) 孫海波, 1933, p. 2.

主癸⁽¹⁾。

但說文云：

主，鐙中火主也，呈象形，從丨，丨亦聲。

陳夢家氏對許說解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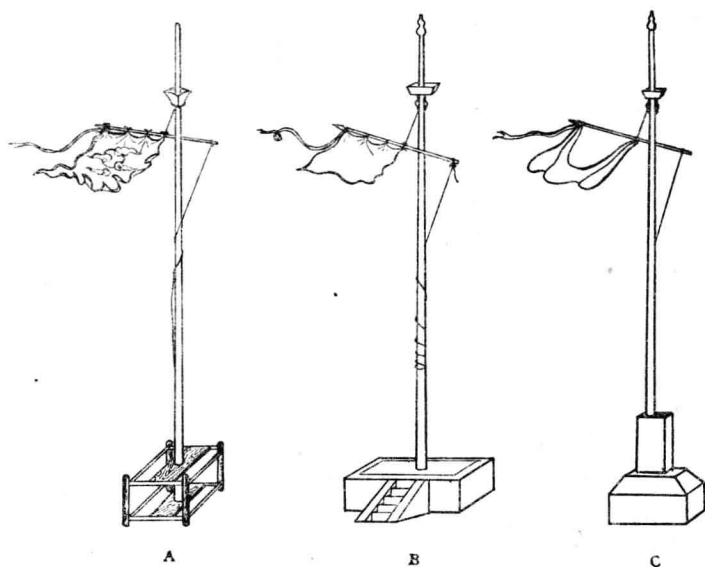
秦漢金文，若永始乘輿鼎、元延乘輿鼎、平都主象鍾、元延鈐、永始高鐙、萬宮高鐙等器之主作主係由丁→干→干→主→主→主；而衛少主鐘、竟陵雁足鐙等主字譌作‘呈’，爲說文所本⁽²⁾。

因此李玄伯先生也說：

主明明是燈中火炷，……我國極古亦曾有祀火制度，用火以代表祖先，……從文字上觀察，我國在木主以前，曾祀火則確切也。

在中國古代用火以代表祖先，似尚未找到確實的證據。現從古文字學上，僅知示主爲一字，而主之制，不載於經，今欲知原始的主制，祇得由考古學和民族學上求其近似。

從古文學上所見‘示’字的形象，郭氏說：“卜辭於天神地祇人鬼皆稱示”。中國各



插圖參 中國旗杆：A. 採自宋清明上河圖，B. C. 清，臺灣府誌

Fig. 3. Chinese flag-staffs: A. Sung dynasty, B. C. Ching dynasty.

(1) 陳夢家，1937，p. 68.

(2) 陳夢家，1937，p. 69.

地廟宇之前或祭祀所用的旗桿，在桿之頂端成葫蘆形，中段有一拱斗，於斗下則懸旗（插圖叁），很象古之示字。所以 H. A. Giles 氏假設這旗桿及拱斗，是古代性器崇拜的遺意⁽¹⁾。又在中國東北滿人和赫哲直至近代有祀桿之俗。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

凡大小人家，庭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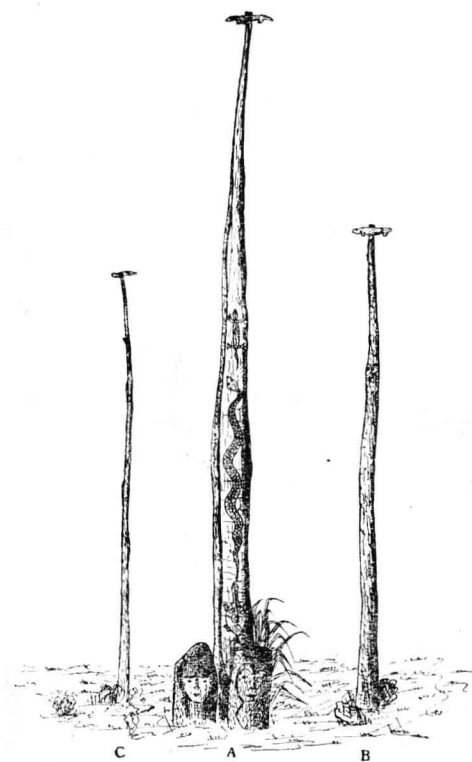
又楊賓柳邊紀略云：

滿人有病必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

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竿。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鳥來啄食之，謂爲神享。

滿人入關之後，此俗尚保存，在清宮中坤寧宮前，尚樹一神桿，桿頂有一神鳥。至於赫哲族的神桿，在民國十九年著者調查所記如下⁽¹⁾：

在薩滿住屋西首，豎有木桿三根或四根，他們叫做 *t'ors*。如插圖肆，中間的一桿最長大，上面繪有蛇、龜、蝦蟆、四足蛇、愛米等神形；在左桿頭上有一鳩神；右桿頂上有一 *kaki* 神，係一有翼的神獸。中桿脚下有木神偶二，他叫做 *tsulin* 神。平頭爲男神，尖頭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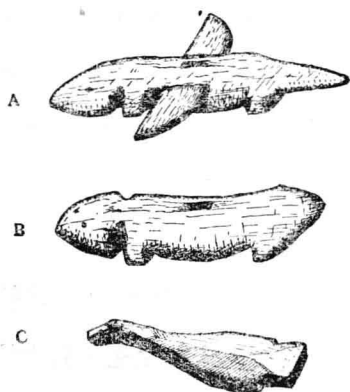
插圖肆 赫哲族的神桿

Fig. 4. God's pole of Goldi tribe

(1) Karlgren, 1930. p. 2.

(2) 凌純聲，1934, p.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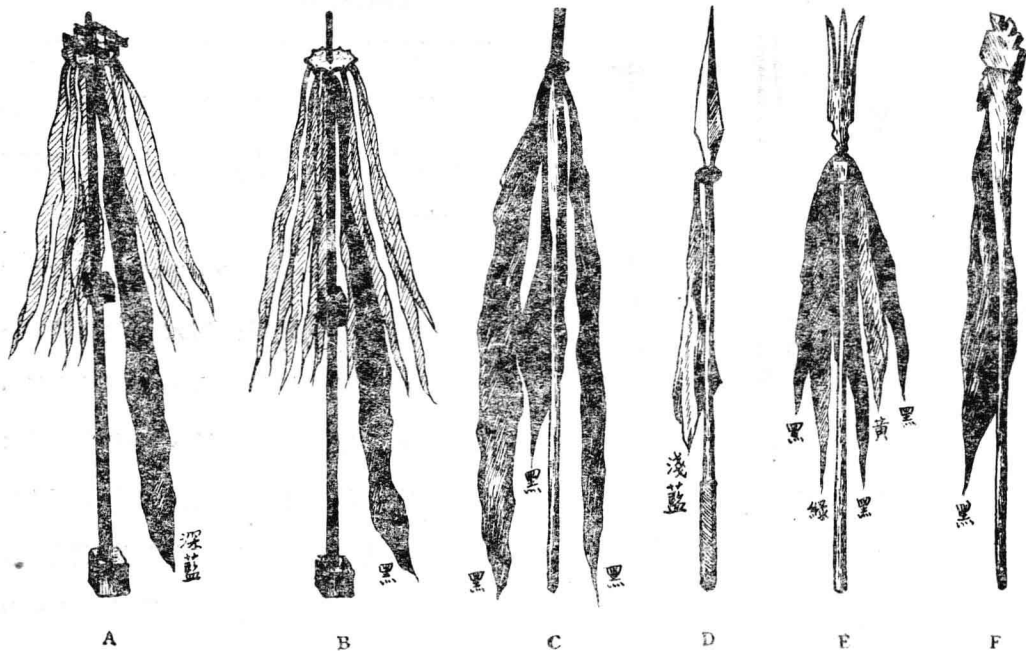
著者曾遇一薩滿，他家的神桿有四根：第一根爲主桿，上繪蛇，龜等形，餘三桿的桿頂有神獸和神鳥（插圖伍）。又有鳩神旗桿（圖版叁 C. D.）爲神廟前和薩滿跳鹿神時。領路之神。



插圖伍 赫哲人神杆上的A. B. 神獸及 C. 神鳩

Fig. 5. Divine animals and bird on the top of god's pole, Goldi tribe.

赫哲族的薩滿治病，祇能醫精神病，至於其他的如天花，疹子等病，另有‘阿哈’主治，以不同的旗桿代表各種娘娘神，如插圖陸：a, 瘟病，b, 天花，c, 傷寒，d, 疹子，e, 水痘五種娘娘神旗桿，及 f 爲一龍頭旗桿，用以驅鬼⁽¹⁾。上述的桿頂有鳥獸，或是圖騰柱，很像甲骨文中的丁字，有旗神桿像卜辭的丕字，如旗桿除去旗祇剩桿則成爲主字矣。



插圖陸 赫哲族時疫病神旗杆

Fig. 6. Flag-staffs of plague god, Goldi tribe.

(1) 凌純聲，1934，pp. 119-120.

以上所述爲赫哲族神祇或祖神的神桿，又中國閩浙等省的畚民的神主，叫做祖杖，亦似卜辭中的示字，在拙著畚民圖騰文化的研究曾云：

畚民每一宗族有一祖杖，取一樹根，略加雕刻狀如狗頭(圖版肆 A)，亦有諱言其祖爲犬，而改稱龍犬，祖杖雕刻作龍頭(圖版肆 B)。以爲畚民圖騰主要的標幟，祖杖之上掛有紅布條數十或多至百餘，每條上書寫族人已祭祖者的姓名。同族較富有之家輪值保管。輪到保管者年中逢時過節，必請出祖杖，供奉在堂屋中，舉行祭典(圖版肆 C)⁽¹⁾。

畚民的祖杖，很像卜辭中的上從二下垂三的示字的形象。

上面我們以民俗學和民族學的材料來解釋古文字中的‘示’字，最先是神桿，後來變成旗桿，用以代表天神地祇；祀人鬼的祖先，則作圖騰柱式的祖杖。從這許多的實物，尙可以看到由卜辭金文中的‘示’字，演變成今文‘主’字的遺跡，最顯的例是旗桿去其旗，則成爲‘主’字(插圖陸)。至於‘主’與‘且’字，雖則都可代表天神，地神，人鬼三者，然‘且’多數爲石斷而固定的樹立於壇壝之中，而‘示’則或爲木製或較小之石比較的可以運動的。

三、宗 祔

在上文我們已研究‘示’與‘主’的關係，二者雖係一字，但有古今之別。現在要研討與示或主有關的宗、祔、以及祔和厘四個問題。

(一)宗 甲骨與金文的‘宗’字，作下列諸形：

𡇗 前貳二二 𡇗 前肆一六 𡇗 同上一八 𡇗 前捌一五 𡇗 同上

𡇗 孟鼎 𡇗 善夫克鼎 𡇗 頌伯文 𡇗 季良簋

說文云：“宗，尊祖廟也”。由上宗字的形象，故說文解字段注云：

按當云尊也，祖廟也。……宗，從宀從示，示謂神也，宀謂屋也。

又王筠說文句讀亦云：

宀示者，室中之神也，天神地祇壇而不屋，人鬼則於廟中祭之。

依段王兩氏之說，‘宗’爲室中之神，在古代僅人鬼於廟中祭之。故許氏云：“宗，祖

(1) 凌純聲，1947, pp. 153-155,

廟也”。且宗亦訓作主，如周禮肆師：

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鄭注：宗，遷主也。

在此我們應提及與‘宗’有關的室字，上文已研究過‘示’卽‘主’字，則宗與室亦應是同義異寫，陳夢家氏曾經說過：

說文云：“室，宗廟室祐也”，經傳皆以主爲之。左昭十八：“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於先君”。莊十四：“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祐”。主祐卽宗祐，主爲室之段字，是室宗一字，而主卽示也⁽¹⁾。

但上文雖證明宗室是一字，並同指室中之神，然因說文宀部云：

室，宗廟室祐也，从宀主聲。段注：室字下曰宗廟室祐也。祐字下曰宗廟也，是爲轉注。

又宋徐鍇說文繫傳曰：

室，宗廟石也，从宀主聲。臣鍇曰：以石爲藏主之櫝也。

則‘室’雖與‘宗’同爲室中之神，而‘室’，許慎以爲是宗廟的室祐，徐鍇更說明是藏主的石櫝，此與鄭玄訓宗爲遷主似有分別，此問題的解答，現應先研究祐字。

(二)祐 古今中外學者對於‘祐’之究爲何物，爭論頗多，茲先述中國先儒之說，左傳莊公十四年：

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祐。杜注：宗廟中藏主石室。

又昭公十八年：

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杜注：祐，廟中藏主石函。

然杜注：祐，宗廟中藏主石室或石函。但許氏說文云：

祐，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從示石，石亦聲。

又許氏五經異義曰：

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祐於西圃，祐，石主也。主，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

由上可見‘祐’，杜注石室與石函，許說石室與石主兼及，迨宋徐鍇如前引而有藏主石

(1) 陳夢家，1937, p. 68.

櫝之說，至於西方學者 Maspero⁽¹⁾ 和 Couvreur 以爲是石匣 (coffre de pierre)⁽²⁾，Legge 譯作石神主(the stone spirit-tablets)。是以中西學者都有石室、石函、石櫝、石匣和石主兩說，今證之以骨甲文祔有卂，卂，斤諸象形⁽³⁾。陳夢家氏因此說：

卜辭，祔作卂、斤，象示在右厂之下，而祔爲宗廟之主，是示卽主也⁽⁴⁾。
由甲骨文字的象形看來，則許慎訓祔是郊宗石室，而兼石主，其說最近似。

(三)祔 至於祔，詩經楚茨：

祝祭於祔，祀事孔明。毛傳：祔，門內也。鄭箋：門內旁，待賓客之處。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祔，世不絕祀，無國無之。杜注：祔，廟門。正義曰：
釋宮云祔謂之門。李巡曰：祔，故廟門名也。

禮記郊特牲：

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祔，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祔，尙曰求諸遠者與？祔之爲言倮也。注曰：廟門曰祔，謂之祔者，以於繹祭名也。

又禮器：

設祭于堂，爲祔乎外。注云：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

又祭統：

詔祝於室，而出于祔。注：出于祔，謂索祭也。正義曰：而出于祔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祔。

以上各家對祔之解釋，大同而小異，孔穎達郊特牲正義曰：

凡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祔’，注云：‘祔，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卽上文云：‘祔之于東方’，注云：‘祔

(1) Maspero, 1927, p. 253.

(2) Karlgren, 1930, p. 31 引.

(3) 孫海波，1933, p. 1, 5, 金祥恆，1959, p. 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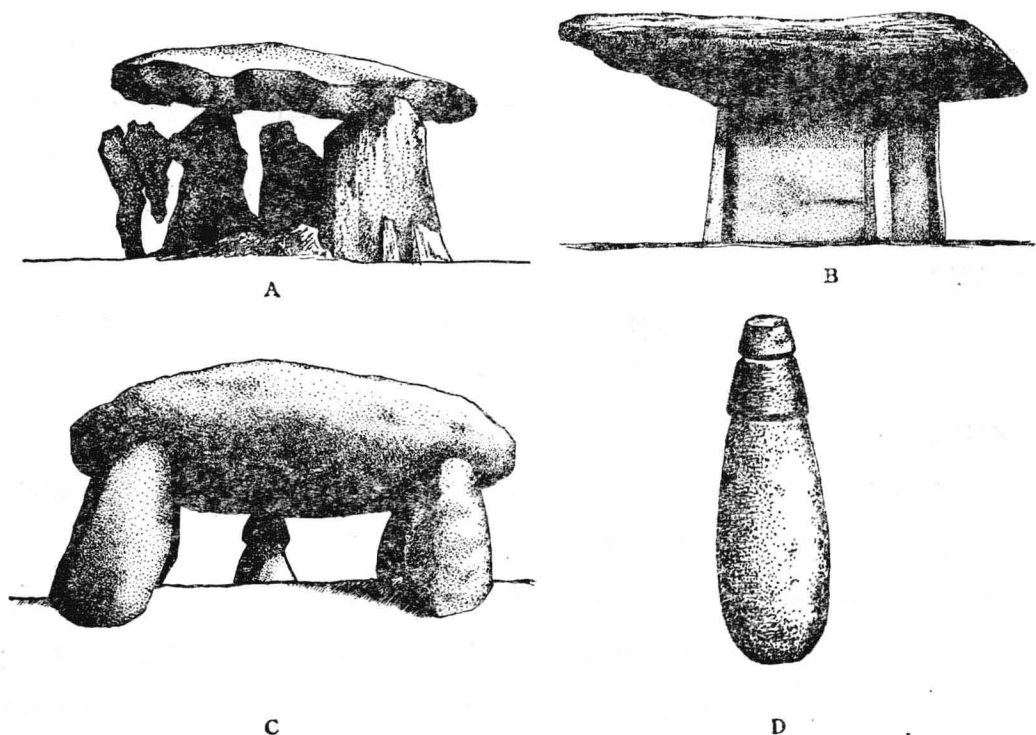
(4) 陳夢家，1937, p. 68.

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釋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

孔氏雖作如上的綜合敘述，然尙不能使人明瞭‘祊’之究爲何物。自甲骨出土後，始知祊之象形，如陳夢家氏說：

卜辭祊作若，象石函之形，祊象示在石室之下，石象示在祊中，祊與祊皆石函石室所以藏主者，是其中之示卽主也⁽¹⁾。

從甲骨文字，可知祊象石函之形，石象示在祊中。



插圖柒 A. 析木城的多爾門，B. 普蘭店的多爾門，C. 紐赫勃里底羣島的多爾門，D. 在C下的陽石。

Fig. 7. A. Dolmen at Si-mu-cheng, B. Dolmen at Pu-lan-tin, C. Dolmen at Nogugu in Espiritu Santo, New Hebrides, D. Carved stone set vertically in ground beneath the dolmen C.

(1) 陳夢家，1937，p. 68.

(四)匱 此外尚有匱亦與主有關係，如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

注：杜子春曰：匱，器名；主，謂木主也。疏：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

又晉摯虞決疑要注云：

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

所以說文曰：

匱，宗廟盛主器也。

高本漢氏說：匱可能是石箱 (stone trunk)，或如孫詒讓等所說的是匣或袋 (a box or basket)，用以盛藏主而至祭所；又或裝匣的和包裹的神主 (the encased tablets, the covered tablets)⁽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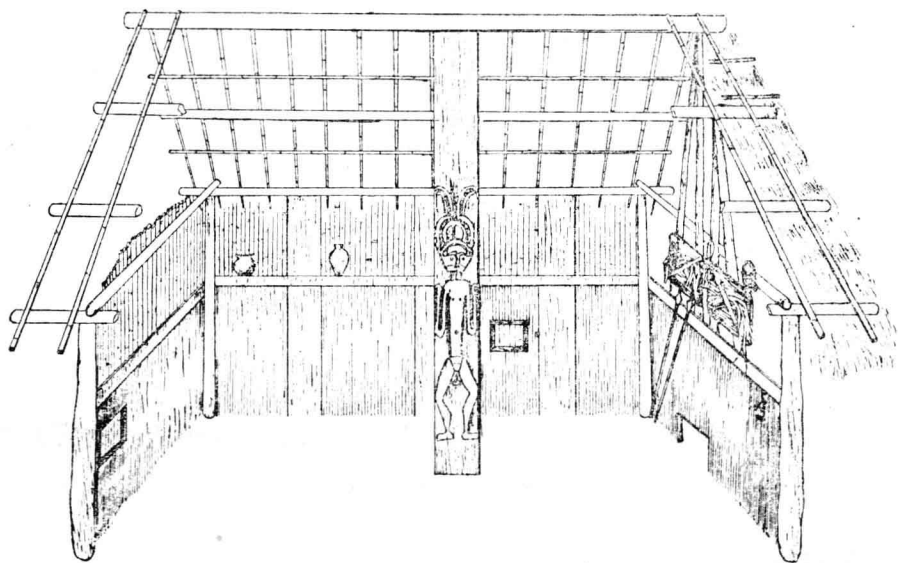
以上從文獻上去研究宗、祏、祊及匱，前三者為藏主的屋，室與函，並由甲骨文上，略能見其象形，後一之匱則為盛主之器。現在再從民俗學，民族學和考古學上去找物證。

宗之物證最多，中國各地和海外華僑較多之處，較大之氏族，均立有宗祠，如圖版伍為臺北萬華的劉、黃、高三氏的宗祠，圖版伍中的D圖為高氏宗祠中之神主，又D圖中的神主在左右神龕亦分昭紀與穆紀。E F為家堂上所供的神主。至於民族學上的材料，如在著者前文臺灣土著族的宗廟與社稷文中所述的宗廟，在太平洋區這種實例甚多，最原始的例子，如美拉尼西亞的Malekula羣島中Vao島Pete-hul村的宗廟，如圖版陸所示，即以祖像之上蓋一茅屋而成，以此證骨甲文的宗字最為確切。

祏字依許慎的解釋有兩說：一為郊宗石室；又一石主。我們現在敢說‘祏’是多爾門 (dolmen)，如插圖柒A. 為析木城的多爾門，B. 普蘭店的多爾門，可說是郊宗石室；至於同圖C. 為Espiritu Santo島Nogugu地方的多爾門，D. 其下的石主。後之C和D圖可作卜辭祏字的物證。祏之為石主，蓋僅就C圖而言，石主在下節討論。

祊是石函，最好的例如插圖捌所示，圖為臺灣臺東大麻里社頭目Arangiyan家的宗廟內部，內壁的三面都有神龕，茲舉一例述之：

(1) Karlgren, 1930, pp. 31-32.



插圖捌 大麻里社頭目 Arangiyan 家的宗廟內部。

Fig. 8. The view of the interior of Chief Arangiyan's ancestral temple

後壁上偏右方的神座，名叫 vuvu，為歷代祖先死後靈魂歸聚之處。離地七十公分；在竹牆上挖一高十四公分，寬十五公分的小洞，洞深三十六公分，中以石片在上下左右及後五方砌成一小方石匣然，其中再置長方形厚石一塊，亦有檳榔數枚供於其上⁽¹⁾。

其左壁上的石函，函中小石數塊，代表古代來自古樓社的祖先，右壁下的石函，中亦有扁圓形石卵一個，上置檳榔三枚以祭神。祭祀時先祭雕像的神主，再祭石函中的石主，此與郊特牲的“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之說正相合。而其形制與甲骨的祊字，亦復相同。

匱為盛主之器，甲骨文中未見匱字。古之形制不得而知，著者前在浙江處州調查畚民，見每一宗族共一祖杖，平時藏於木箱或竹箱，如圖版肆 C 圖中桌下之箱，族中某家舉行祭祖，即擔箱而去。此或與古代之匱近似。

上述四者之中，以祊與祊較難明瞭，此二者又稱石埧或埧室，陳氏禮書（五禮通考卷六二引）云：

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

(1) 凌純聲，1958，pp. 37-68.